

【江南文化丛书·古镇】

王卫平 魏向东 主编

西塘



高丽华 著

越 角 吴 根 又 一 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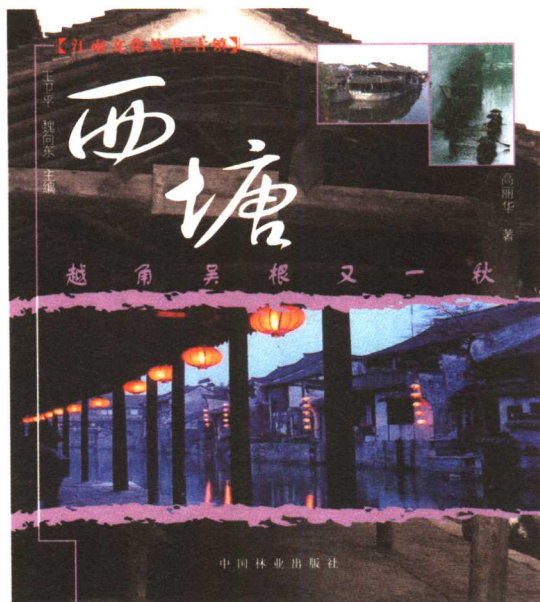
中国林业出版社

江 南 文 化 丛 书 · 古 镇

王卫平 魏向东 主编

越角吴根又一秋：西塘

高丽华 著



中国林业出版社

装帧设计：曹 来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江南文化丛书·古镇) 越角吴根又一秋: 西塘/
高丽华著. —北京: 中国林业出版社, 2005. 11
(江南文化丛书·古镇·古镇)
ISBN 978-7-5038-4113-2

I. 西... II. 高... III. 乡镇—
概况—苏州市 IV. K925.3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12016 号

出 版: 中国林业出版社 (100009
北京西城区刘海胡同 7 号)

E-mail: cfphz@public.bta.net.cn

电 话: 66184477

发 行: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印 刷: 中国农业出版社印刷厂

版 次: 2007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1 月第 1 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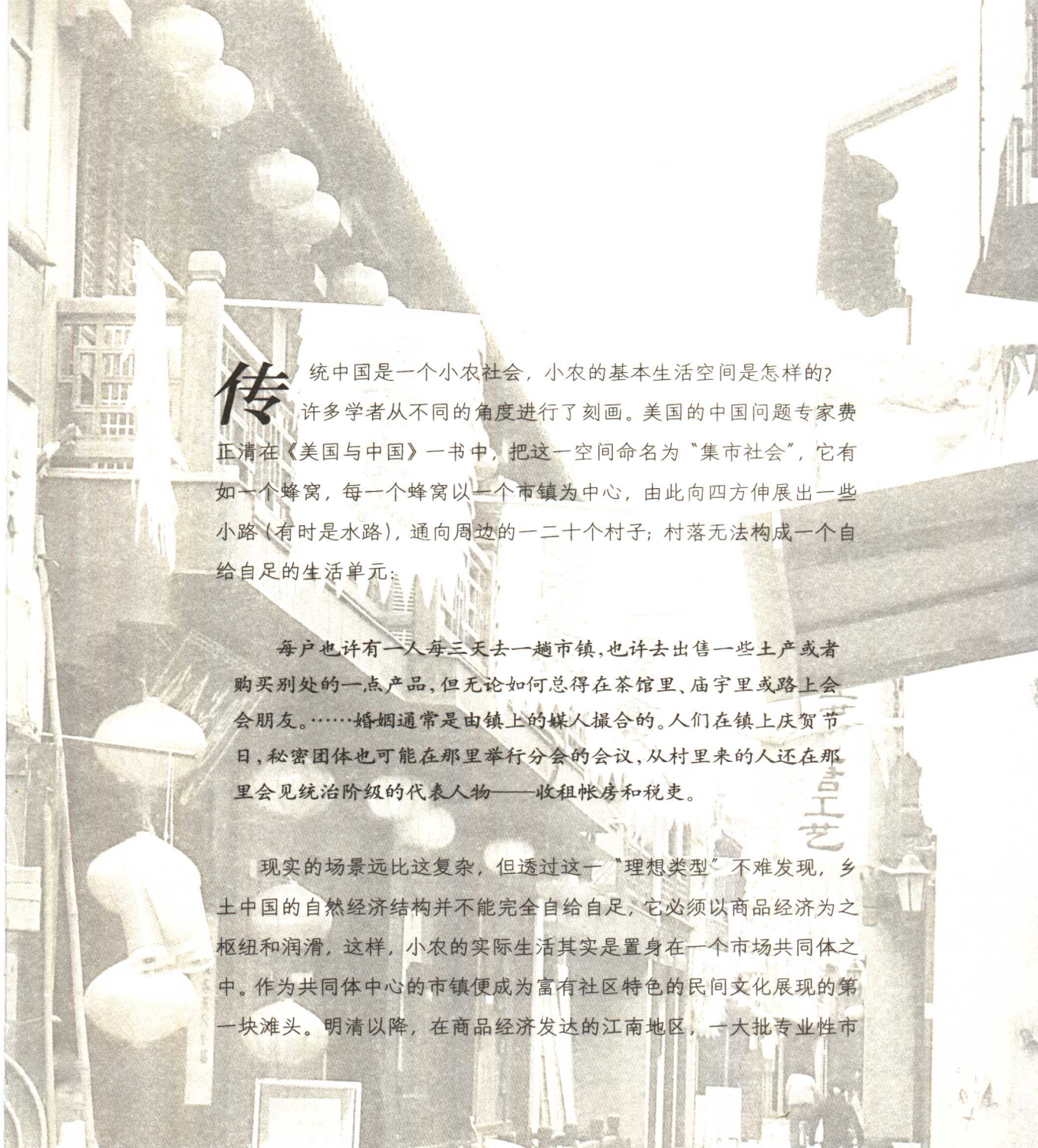
开 本: 787mm × 1092mm 1/20

印 张: 7.4

字 数: 150 千字

印 数: 1~6 000

定 价: 25.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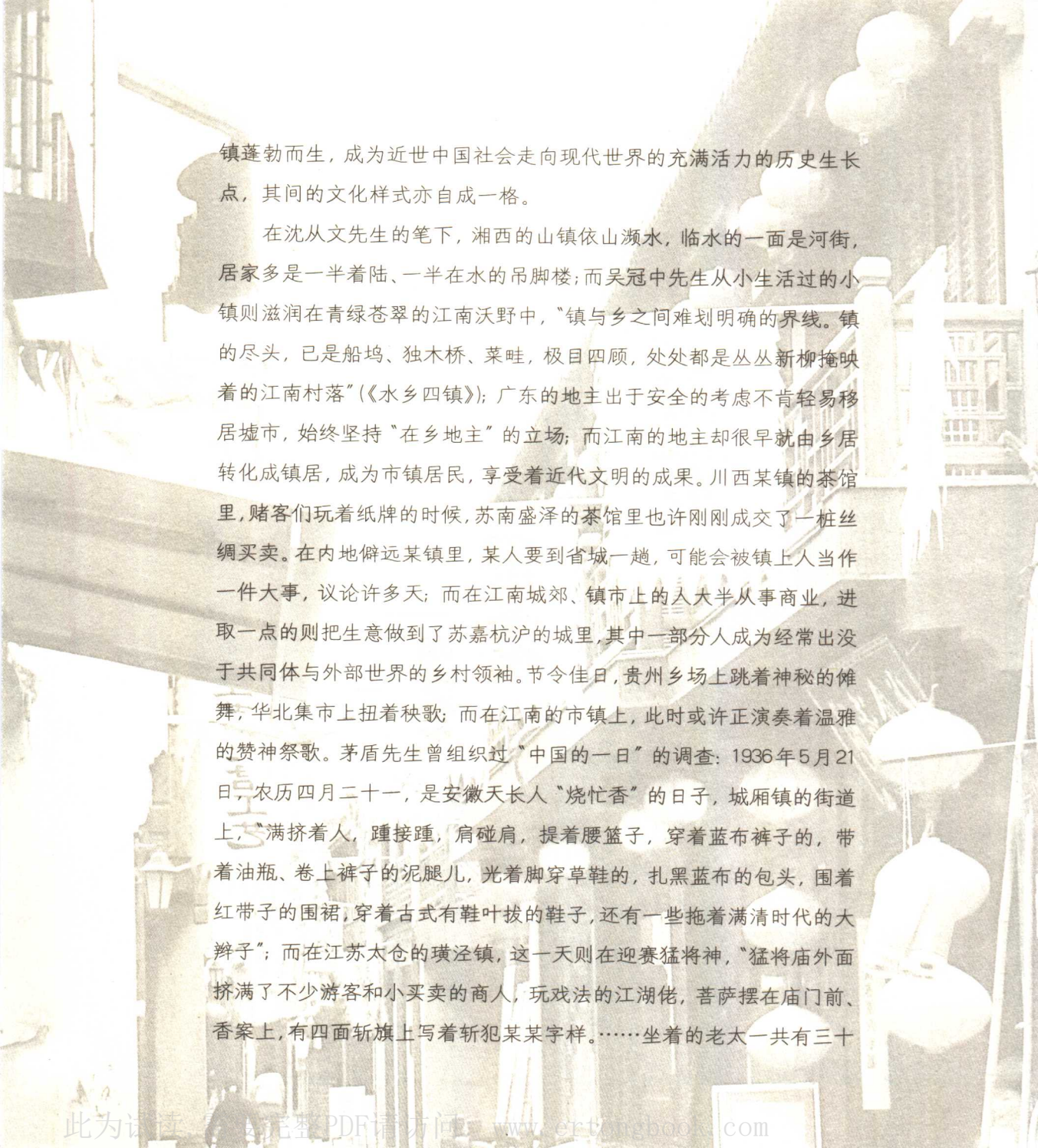
传

统中国是一个小农社会，小农的基本生活空间是怎样的？

许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刻画。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费正清在《美国与中国》一书中，把这一空间命名为“集市社会”，它有如一个蜂窝，每一个蜂窝以一个市镇为中心，由此向四方伸展出一些小路（有时是水路），通向周边的一二十个村子；村落无法构成一个自给自足的生活单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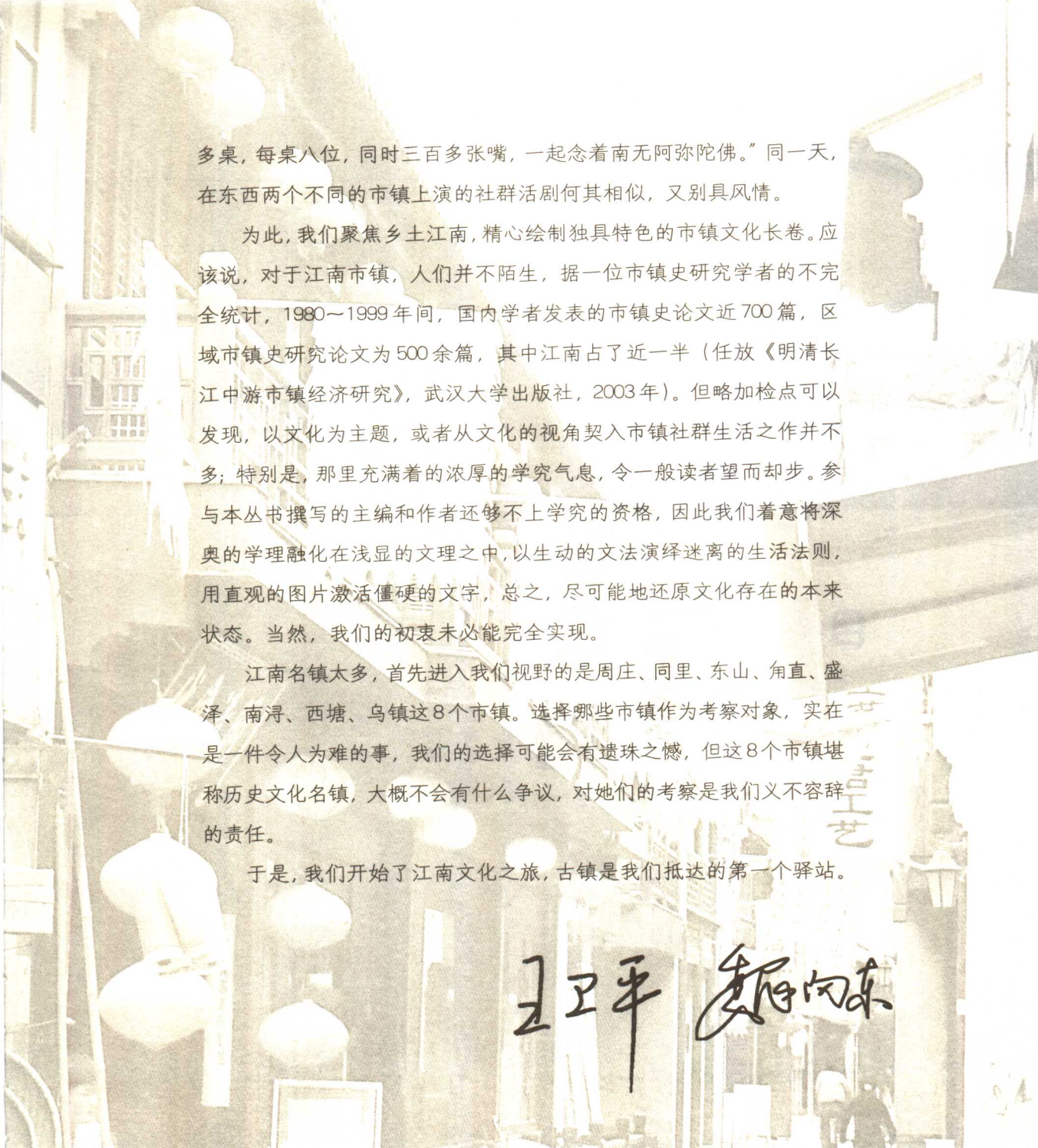
每户也许有一人每三天去一趟市镇，也许去出售一些土产或者购买别处的一点产品，但无论如何总得在茶馆里、庙宇里或路上会会朋友。……婚姻通常是由镇上的媒人撮合的。人们在镇上庆贺节日，秘密团体也可能在那里举行分会的会议，从村里来的人还在那里会见统治阶级的代表人物——收租帐房和税吏。

现实的场景远比这复杂，但透过这一“理想类型”不难发现，乡土中国的自然经济结构并不能完全自给自足，它必须以商品经济为之枢纽和润滑，这样，小农的实际生活其实是置身在一个市场共同体之中。作为共同体中心的市镇便成为富有社区特色的民间文化展现的第一块滩头。明清以降，在商品经济发达的江南地区，一大批专业性市



镇蓬勃而生，成为近世中国社会走向现代世界的充满活力的历史生长点，其间的文化样式亦自成一格。

在沈从文先生的笔下，湘西的山镇依山濒水，临水的一面是河街，居家多是一半着陆、一半在水的吊脚楼；而吴冠中先生从小生活过的小镇则滋润在青绿苍翠的江南沃野中，“镇与乡之间难划明确的界线。镇的尽头，已是船坞、独木桥、菜畦，极目四顾，处处都是丛丛新柳掩映着的江南村落”（《水乡四镇》）；广东的地主出于安全的考虑不肯轻易移居墟市，始终坚持“在乡地主”的立场；而江南的地主却很早就由乡居转化成镇居，成为市镇居民，享受着近代文明的成果。川西某镇的茶馆里，赌客们玩着纸牌的时候，苏南盛泽的茶馆里也许刚刚成交了一桩丝绸买卖。在内地僻远某镇里，某人要到省城一趟，可能会被镇上人当作一件大事，议论许多天；而在江南城郊、镇市上的人大半从事商业，进取一点的则把生意做到了苏嘉杭沪的城里，其中一部分人成为经常出没于共同体与外部世界的乡村领袖。节令佳日，贵州乡场上跳着神秘的侗舞，华北集市上扭着秧歌；而在江南的市镇上，此时或许正演奏着温雅的赞神祭歌。茅盾先生曾组织过“中国的一日”的调查：1936年5月21日，农历四月二十一，是安徽天长人“烧忙香”的日子，城厢镇的街道上，“满挤着人，踵接踵，肩碰肩，提着腰篮子，穿着蓝布裤子的，带着油瓶、卷上裤子的泥腿儿，光着脚穿草鞋的，扎黑蓝布的包头，围着红带子的围裙，穿着古式有鞋叶拔的鞋子，还有一些拖着满清时代的大辫子”；而在江苏太仓的璜泾镇，这一天则在迎赛猛将神，“猛将庙外面挤满了不少游客和小买卖的商人，玩戏法的江湖佬，菩萨摆在庙门前、香案上，有四面斩旗上写着斩犯某某字样。……坐着的老太一共有三十



多桌，每桌八位，同时三百多张嘴，一起念着南无阿弥陀佛。”同一天，在东西两个不同的市镇上演的社群活剧何其相似，又别具风情。

为此，我们聚焦乡土江南，精心绘制独具特色的市镇文化长卷。应该说，对于江南市镇，人们并不陌生，据一位市镇史研究学者的不完全统计，1980—1999年间，国内学者发表的市镇史论文近700篇，区域市镇史研究论文为500余篇，其中江南占了近一半（任放《明清长江中游市镇经济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年）。但略加检点可以发现，以文化为主题，或者从文化的视角契入市镇社群生活之作并不多；特别是，那里充满着浓厚的学究气息，令一般读者望而却步。参与本丛书撰写的主编和作者还够不上学究的资格，因此我们着意将深奥的学理融化在浅显的文理之中，以生动的文法演绎迷离的生活法则，用直观的图片激活僵硬的文字，总之，尽可能地还原文化存在的本来状态。当然，我们的初衷未必能完全实现。

江南名镇太多，首先进入我们视野的是周庄、同里、东山、甬直、盛泽、南浔、西塘、乌镇这8个市镇。选择哪些市镇作为考察对象，实在是一件令人为难的事，我们的选择可能会有遗珠之憾，但这8个市镇堪称历史文化名镇，大概不会有什么争议，对她们的考察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于是，我们开始了江南文化之旅，古镇是我们抵达的第一个驿站。

王卫平 赵向东



目 录

亲水而栖 64
水边廊棚 55
水上虹月 46
与水相伴

南社雅集 37
人物风华 26
古镇沧桑 16
吴根越角 10
追根溯源



古镇人家 二二

文化之家 98

收藏之家 94

情致人家

片砖青瓦 90

曲巷幽弄 82

宅院风景 70

古宅幽韵



民腔乡曲 143

鲜香美味 131

小镇名花 127

十里乡祭 118

小镇风物

追根溯源



素有『吴根越角』之称的西塘，

在周庄、同里、角直、南浔、乌镇等

江南六镇中，历史最为悠久。千百年

来一直默默守候着江南水乡小镇那固

有的散漫与宁静，空气中总是弥漫着

丝丝挥之不去的于闲适中带着一点点

孤寂的味道。就在名画家陈逸飞的佳

作《故乡的回忆》问世后，就在周庄、

同里等古镇名扬天下的同时，西塘以

其格调别致的古镇风貌，自成一体的

水乡奇景和保存较为完整的明清建筑，

渐渐地映入了人们的眼帘，为越来越

多的人所关注，也为绮丽的江南风光

平添了一幅异样的色彩。

吴根越角

古镇西塘，位于杭嘉湖平原的嘉善县北11公里。在现今所有的历史记载中，可以看到的关于西塘的最古老的名字就是“胥塘”。

很多人都会新奇地发现，在江浙一带的地名中，有不少都带有一个“胥”字，如胥门、胥口、胥山等。其实，这些带有“胥”字的地方，十有八九都与大名鼎鼎的伍子胥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伍子胥和胥塘

伍子胥，春秋战国时期楚国人，文韬武略，样样精通。因其父伍奢及兄伍尚遭谗言被楚平王杀害，他避难奔吴，投在公子光（即后来的吴王阖闾）门下。后策划刺杀吴王僚，帮助公子光夺得了王位，并辅助其进行了一系列的政治和军事改革，包括兴建阖闾大城（即现今苏州古城的前身），伍子胥也一举成为吴国的大夫。不过，在随后的吴越纷争中，阖闾被杀，其子夫差立誓为父报仇，并在伍子胥的佐助之下率师伐越，获得大胜，俘虏了越王勾践。在勾践“卧薪尝胆”的十年中，伍子胥一直劝戒吴王要警惕越国，并趁早荡平越国，以绝后患。也正因为如此，越国人一直在努力寻找机会，除掉伍子胥这个眼中钉。

据说，当年伍子胥为了寻机攻越，曾经在距离西塘北10公里的汾湖安营扎寨，日夜操练水兵。想到吴王日夜沉缅于声色，放松对越国的警惕，吴国的朝廷将要“荆棘丛生”，自己对吴王的一再劝戒也被认为是倚老卖老，伍子胥心情十分郁闷，常常独自一人面对汾湖，吹起铁箫，发泄心中的愤懑。周芷畦在《柳溪竹枝词》中写道：

芦苇萧萧湖水长，西风吹出铁笛寒。
声声呜咽英雄泪，激起涛头伍子滩。

古人的寥寥笔墨，让我们深切体会到了伍子胥当时心中那报国无门、大志不成的遗憾、悲恸和忧虑。从古至今，那些胸怀大志、一心为国的忠诚之士总让人钦佩和赞颂，但他们也

总是难以摆脱才智不被重用、理想逐渐破灭的境遇和命运。伍子胥也不例外，正所谓“忠言逆耳”。吴王在美色的诱惑和谗言的一再攻击之下，对伍子胥的犯颜进谏越加不满，最终赐予了他一把宝剑，令其自杀。伍子胥在自刎前向家人交代：“我死后，请把我的眼睛挖出来，悬挂在都城的东门之上，我要亲眼看着越军是如何灭亡吴国的。”吴王听后大怒，命人将伍子胥的尸体装进皮袋抛入了江中。

回顾历史，只有真正为民造福、谋利的人才可能流芳百世，为世代的老百姓所铭记。吴越之地，河道众多，水网纵横。当年吴越相争，两军“习于水斗，善于用舟”，且交通、运输等也多依赖于水运，兴修水利遂成为重中之重的大事。相传，伍子胥曾屯兵于此，他“兴水利，通盐运，引胥山（现嘉善县西南12公里）以北之水凿塘（即伍子塘），经双葑港、平山塘、会西塘（西塘镇的河名），入祥符荡，全长27里”。^①虽然当初伍子胥这样做只是出于发展吴国军事的考虑，但是对当地老百姓来说，不失为了一件造福于民的好事。因此在伍子胥死后，吴地的老百姓以多种方式纪念他，其中就包括了在与伍子胥有关的地名中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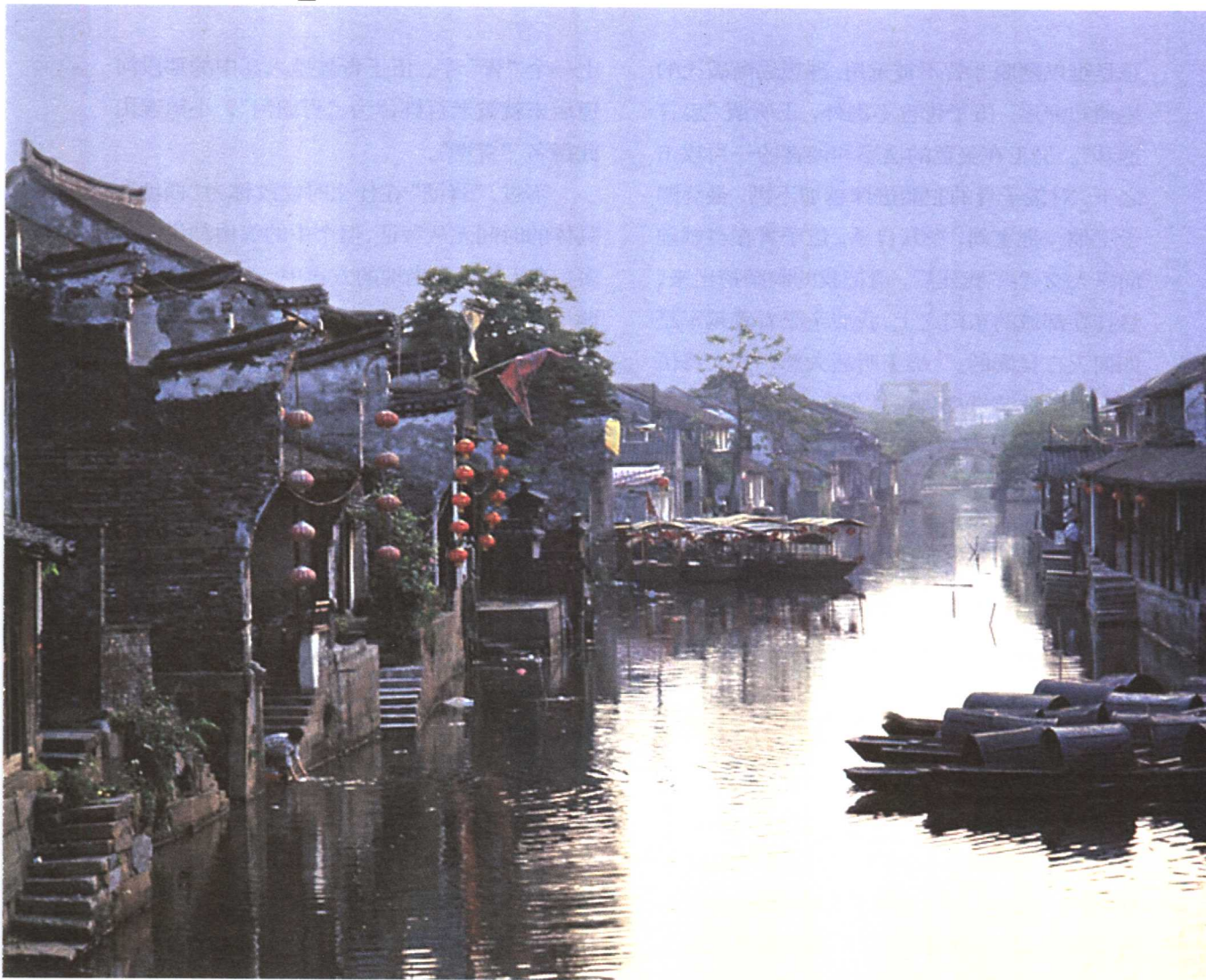
上一个“胥”字，伍子胥被抛入江中的那段河道后来就被老百姓称为“胥塘河”，小镇遂由此得名“胥塘”。

不过，“胥塘”在什么时候改称为“西塘”，具体的时间无从考证，但个中的缘由却说法很多。有人说，在当地的方言中，“胥”和“西”两个字的发音非常接近，老百姓在口口相传中发生了改变；又有人说，因为伍子胥是被逼自杀，从官府的角度来说他是罪人，但老百姓却从心底里纪念他、怀念他，为了怕官府追究，只能改用谐音。直到现在，西塘一带的不少地名都有类似的情况，如西果滩谐音“胥过滩”、乌泾塘谐音“伍经塘”等等。一个小小的江南古镇竟然与吴、越两国那段充满着刀光剑影、血雨腥风的历史有着如此之多的纠缠与瓜葛，一种不可言语的沧桑感、神秘感在人们的心底慢慢地滋衍开。

另据《嘉兴府志》^②记载：“（斜塘市）在县北二十四里，在城东北五十四里，一水横亘乾巽，故名斜塘”。这里所记载的“斜塘”也就是今天的“西塘”。据元末明初文学家陶宗仪的《南村辍耕录》记载，西塘所处的嘉善县因西南高、东北低，水流经伍子塘、乌泾塘而

① 西塘镇志。北京：新华出版社，1994。

②（明）弘治《嘉兴府志》：卷十四。



古镇晨昏

倾斜入文水漾，至西塘汇合，因此得名斜塘。而整个斜塘地势平坦，西北方面的水流汇集于此，水势平缓，故又有“平川”的美称。到了明代，乡贤周伯器认为，西塘人物俊美，彬彬有礼，便取《诗经》“呦呦鹿鸣，食野之苹”之意，将斜塘改称为“苹川”。所以，明代先贤周鼎所吟咏的《苹川十景》就应该是西塘十景，他在《苹川十景序》中提到：“苹川为斜塘别号，以地势言则曰斜塘，以地言则曰西塘。以其界乎两乡之间，左永安，右迁善，方数里。皆平畴无太高太洼，故字之曰平川”^①。

汾湖与西塘

说起西塘“吴根越角”的美称，就不得不提到汾湖。

汾湖，现位于浙江嘉善与江苏吴江的交界处，湖中的主航道是江浙两省的分界线。两千多年前，吴越纷争时，该湖一半属吴国，一半归越国，是当时吴越两国的界湖，遂得名“分湖”。后来，人们又取“分”的谐音，将其唤之为“汾湖”。所以，从地理位置上来说，“吴根越角”最初并非指的是西塘，而是汾湖。只是随着岁月的变迁，这一美称的范

围扩大到了包括汾湖、西塘在内的整个嘉善地区。

虽然汾湖从得名至今已经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但除了浙江省内的人知道它外，恐怕省外没有多少人曾经听说过这个不大的湖泊，更不要说对汾湖有多了解。汾湖，东西长6公里，南北长3公里，总面积约9700亩。湖周围散落着众多的充满田野风光的自然村落，还有一些诸如水月庵、汾泽庙等的名胜古迹点缀于四周，加之湖中盛产美味的鱼虾蟹蚬，使得许多文人墨客对它情有独钟。因此，从历史文化的知名度来说，汾湖比西塘要高出许多。

早在宋元时期，汾湖就已经成为江南一带有名的风景胜地，许多

文豪大家纷纷

来到这里

游湖、涉

水。绘画

大家赵

孟頫受

其拟在

汾湖隐居

的好友钟仲鼎



西塘出土的黑陶罐

^①（明）正德《嘉善县志》：卷五。

(字德钧)之邀,作了《分湖水村图》^①,后钱仲鼎依照图的构思在汾湖南岸筑造了汾湖水村,作为其隐居之所(柳亚子先生在其《游汾湖记》中曾有叙述)。“元四家”之一的吴镇,是中国画从宫廷走向民间转折点的关键人物,他画过许多渔村、渔隐、渔父,其中的《渔父图》是中国隐士文化的代表作,图中有题词云“洞庭湖上晚风生,风搅湖心一叶横,兰棹稳,草衣轻,只钓鲈鱼不钓名”。当年,他就曾到过汾湖,湖中的漾漾水波、湖岸的絮絮芦苇、湖畔的茅屋村舍,在他的作品中都有所反映。元末时,会稽大文豪杨维桢在元至正九年(1349年)三月曾偕友邀游汾湖,并留下了《游汾湖·得武字》一诗:

荡舟武陵溪,朝出伍子浦。
还过西陆家,仙童启岩户。
棠树大十围,桃花灿欲语。
遣我古铁枝,色比修月斧。
为作古江调,江鸟凌乱舞。
携之谒龙君,湖水吹暮雨。
晚饮花石冈,亭台已无主。
瀛桥步月归,竹枝和铜鼓。

道人早归来,脱冠挂玄武。

著名的爱国主义者、诗人柳亚子先生是江苏吴江人,但很少有人知道,他却是在汾湖文化的熏陶下成长起来的。其高祖曾搜集汾湖一带的古迹、风俗、物产、掌故和名人轶事,编写成《胜柳溪竹枝词》一卷,亚子先生儿时便能把这些琅琅上口的竹枝词背诵下来,直到壮年,还常常吟诵。1920年12月,柳亚子和几位南社成员,泛舟汾湖,想重辑《分湖全志》,终因工程巨大未能成愿,抱憾终身。在离开汾湖、东渡日本的日子里,为解思念之情,柳亚子先后写下了《分湖游两首》《题昭懿〈分湖晚棹图〉》《寄分湖文社诸同人索和》《分湖访旧图记》诸文,并特别在《分湖看月词》中称:“安能明月常如此,便守分湖过一生。”1949年3月28日,柳亚子先生在北京写了一首《感事呈毛主席》的诗:“安得南征驰捷报,分湖便是子陵滩”,倾吐了自己向往故乡和晚年归隐汾湖的想法。毛主席读后随即写了一首著名诗篇《和柳亚子先生》。两位伟人互和唱酬的佳话,更使汾湖增色生辉,名扬天下。

西塘、汾湖,包括其所处的嘉善、嘉兴地区,

^① 赵孟頫绘制的为《分湖水村图》第一图,现珍藏在北京的故宫博物院內,为国宝级文物;清代魏坤、徐虹亭和李南溟、郭频伽分别作了《分湖水村》第二图、第三图、第四图;民国时,汾湖草堂的主人、南社成员周芷畦又精心绘制了《分湖水村》第五图。



古色西塘

甚至是更大范围的太湖流域，自古都属于吴越文化的地理范畴。西塘地处吴越的交界之地，它虽自古归属浙江，但却更靠近吴文化的核心地——苏州（从今天的地图来看，东距上海90公里，西距杭州110公里，北距古城苏州85公里），因此西塘在深受吴地文化影响的同时，也一直传承着越文化。但是，无论是吴文化还是越文化，它们的前承是一样的，都可以追溯到崧泽文化、马家窑文化及其后延的良渚文化^①。

1982年4月，在西塘镇北的大舜黄荡南滩，挖掘出一口埋藏在地下已达数千年的古木井。这口井的井身长约1.5米，是用粗约1米的木段制成，先用石器将木段剖成两半，将中间分别挖空后，再合拢埋于土里。井底留有的一些蚌壳，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在凿井过程中用来过滤水中杂质的常用方法。由此可见，早在很久以前，我们的古人就已经懂得如何造井饮

水，并开始注意饮水卫生的问题。人们从井里还挖掘出了黑陶单把罐、尊、鬲等残片。据专家考证，它们都属于距今四千多年前的“良渚文化”。与此同时，在南面的田里还发现了零星的印纹陶片。印纹陶器是用印模在陶器上拍打出几何纹而得名，曾经在江南的不少地方出土过，是新石器晚期吴越文化的重要特征。这些考古发现，不仅将西塘的人类活动历史向前推进到了距今四千多年前，更成为了吴越文化在西塘这个地方交汇、相融、衍生，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最强有力的证据。很多时候，人们已经无法明确的划分出哪个体现的是吴文化、哪个体现的又是越文化。这恰恰正体现了中国文化强大的融合力，也正是这种融合力造就了中国文化强健的生命延续力。小镇西塘得以“生活”千年而魅力依旧，其中的奥秘恐怕就在于“吴根越角”吧！

^① 因1936年首见于杭县良渚而得名，年代约在公元前3100～公元前2200年，之后又延续了一段时间。

古镇沧桑

在我国古代，“镇”是指“镇守的地方”，即以军队戍守的险要关隘。在北方及西部地区，这些边远的兵营常常和边疆贸易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以“城”为框架的城镇格局，如古城平遥、丽江等；而与之相比，江南一带的军事地位自古以来就要轻许多，古镇的形成更多地则是当地的自然和商业因素的使然，也就是说，江南古镇往往需要经历“市集—较大市集—集镇”这样一个过程。特别到了宋代以后，“镇”又往往特指县以下的小商业都市，这一概念一直沿用到了今天。在历经的数千年岁月里，西塘恰恰是沿着这一轨迹一步一步发展的。

市镇兴盛

(1) 蛮夷之地

西塘古镇地处江、浙、沪金三角的腹地。要说到西塘的经济发展史，恐怕就要追溯至商代末年的太伯、仲雍奔吴了。

周族首领古公亶父有三个儿子，三子季历有子姬昌，自小聪明伶俐，深受古公喜爱，故古公欲传位于季历，以至于姬昌。但当时的周实行的是长子继承制，长子太伯和次子仲雍遂主动让贤，相继出奔，来到了俗称“荆蛮”之地的江南一带。他们除了带来了北方先进的文化外，还向当地的土著居民传授北方先进的生

产技术和管理经验，这些行动带来了日后包括吴地在内的江南地区经济的日益繁荣昌盛。

虽然在春秋战国时期，江南一带吴越争霸，战事连绵，经济遭受了不小的影响，但是吴国从一个被中原人鄙视的“蛮夷之邦”，竟然一跃成为西破强楚，南服越人，北威齐、晋，甚至一度号令诸侯的霸王，江南一带经济之繁荣可见一斑，“吴根越角”的小小西塘自然多少会受其带动影响。在东晋建武中（317~318年），高使君出为监屯校尉，领兵三千，屯耕官田于江泾（西塘镇西南5公里），获得了丰收。可以想见，经过了一代代人的努力和辛勤耕作，西塘“鱼米之乡”的气象在魏晋南北朝